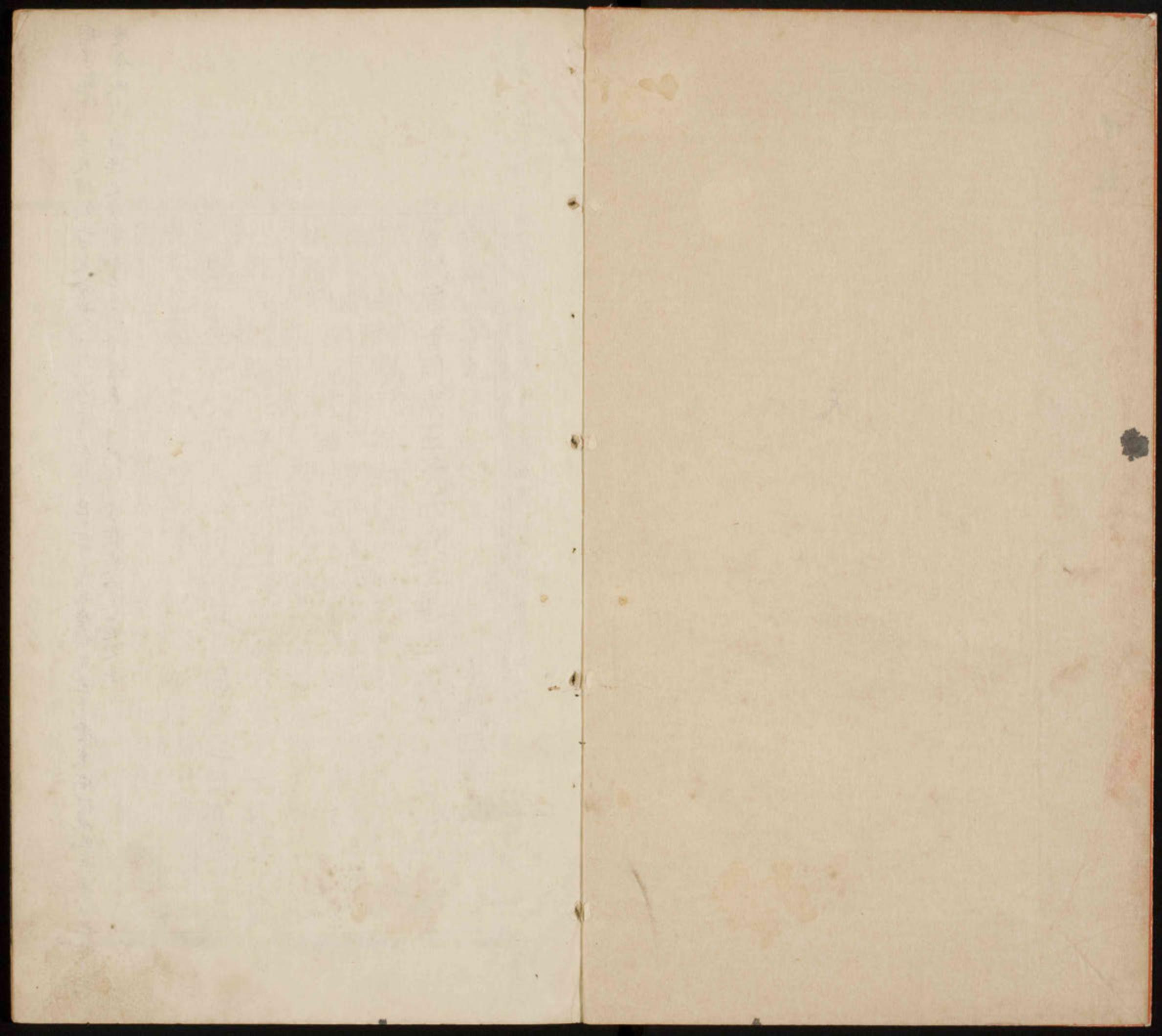


史記

卷三十九之四十
世家九之十

楚
晋
九
十
卷



周易紀聞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平義曰尼姜方震而夢明是是善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愛童必失榮耗之夢爾馬已子被臂夢殺於母此何以夢殺於父是遷之妄

正義曰徐才宋國都城記云唐國堯之裔子叔封為唐侯至周滅唐而封太叔因故唐侯之地封於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叔者仲叔季之次第虞名也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周易而名曰

虞

以

成

年

而

生

于

周

史記

卷九

西漢

西漢

西漢

西漢

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于燮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郢郢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者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方娠太叔服妻邑姜武王后齊太公文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虞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常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灋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子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太叔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爲杜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襄陽縣東南一百

五十五里上唐鄉故城
即後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

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

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世本曰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

平陽父從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

晋侯

正義曰父以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

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

索隱曰系本作

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

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

晉世家

于本作于

侯

索隱曰系本作輔

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

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靖侯十七年周厲

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

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

共和

正義曰禹王奔彘周召和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

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

侯籍立

索隱曰鄧誕本作蘇

及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侯異姓

索隱曰南有地名千畝

生少子名曰成師

杜預曰能成其衆也

晉人師服曰

賈逵曰

大夫

年伐條生太子仇

杜預曰晉地

十年伐干畝有功

杜預曰河界林縣

少子曰成師

杜預曰意取

能成其衆也

晉人師服曰

賈逵曰

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

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

南有地名千畝

生或作潰王並音祕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

杜預曰西

伐條生太子仇

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

晉人師服曰

賈逵曰

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

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

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

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

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

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

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

沃

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改曰聞喜也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

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

成師封曲沃號爲桓

叔靖侯庶孫樂賓

正義曰世本云樊叔賓父也

相桓叔桓叔是時年

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

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

晉世家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

爲孝侯

誅潘毅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鯀代桓叔是

爲曲沃莊伯

索隱曰譚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隨

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

弑其君晉孝侯子翼

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侯子鄰爲君是爲鄂侯

索隱曰系本作郤而他本亦作郤

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平義曰

曲沃莊伯伐翼侯奔隨秋王令虢

公伐曲沃而立宋侯子嘉

翼九年正頃父之子嘉遂

晉侯子隨朝諸卿賈人謂之鄒

侯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平悲也

正義曰

鄅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

正義曰白郎反

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

正義曰達

汾水之旁，虞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禮記曰

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

小子元年

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晋哀侯。

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

沃益彊，晋無如之何。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晋

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

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於是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

伐曲沃，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縡爲晋侯。

晋侯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晋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晋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

曲沃武公伐晋侯，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晋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晋武公。晋

晋世家

武公始都晋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晋穆侯曾孫也。

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

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晋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晋爲諸侯。武公代晋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

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第頽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

櫟邑。

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

五年伐驪戎，得驪姐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說公

賈逵曰士蒍

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

公子而城聚都之。

賈逵曰聚晉邑

命曰絳，始都絳。

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

傳十一書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

九年，晋群公子既立。

因淳紀閔士缺公使主薦孟叔語公子而城聚都之令西游日暮尤傳書寫使群公子盡殺游長之族方城聚而處之則城聚而以處群公子亦晉都之言命表日經北之

國學紀聞十一申生母荀桓公之同母

母荀之兄傳平義曰案傳申生

母本是武子之妻武子末年荀桓

之舅叔偃之舅之舅之舅荀桓

始立不得爲荀桓之舅荀桓

之舅荀偃之舅之舅荀桓

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虢士蒞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

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

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

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爲秦穆公

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

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

王傳曰王使虢公爲晉侯今命曲沃伯以一軍

虢爲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

將下軍謂先爲之極服虔曰言其祿又安得立不如逃

賈逵曰先爲之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

太子不從卜偃曰卿君之主曰都先而位以卿

萬之後必大

王肅曰卜偃晉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裕一至萬爲蒲魏巍高大也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其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裕一至萬爲蒲魏巍高大也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衆杜預曰以魏從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東山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

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

獻公

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

曰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若也

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子平則從之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

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杜預曰號令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賈逵曰國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

命而已

杜預曰命政正卿也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

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

率師不威將

服虔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師必不成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

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

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爲將下軍不脩已

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

服虔曰不脩已得立己脩已

而不得立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駁不絕繫在中左右異故偏衣是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

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駁不絕繫在中左右異故偏衣是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

字佩之金玦

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

里克謝病

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

曰偏衣杜預曰偏衣是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

字佩之金玦

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

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

正義曰言虢助又晉伐曲沃也

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

曰偏衣杜預曰偏衣是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

產之乘

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馳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

賈逵曰

日虞在晉南

取其下陽以歸

服虔曰

下夏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

虢在虞南

之塞邑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

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

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

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

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

服虔曰齊姜廟

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

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

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

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

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

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與犬死與小臣死

第昭曰小臣死

晉世家

臣官名掌陰

事今閭士也

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

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

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

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杀母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

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

索隱曰太子之

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爲失也

太子聞之奔新城

韋昭曰新城曲沃也

新爲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歎或謂太子曰爲此藥

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

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

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生自殺於新城

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難於新城廟此

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諧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蒞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薦爲詭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蒞爲士蒞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毛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官者勃鞮正義曰勃白沒反鞮都提反韃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爲勃鞮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官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袂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

賈以伐虢賈之大夫宮之奇諫賈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賈賈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之將虢是滅何愛于賈且賈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官也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賈之與虢胥之與齒胥亡則齒寒賈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賈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還水南大家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井伯宛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賈祀賈滅虞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人也荀息率曩所遺賈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

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公羊傳曰蓋戰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

晉古行大夫賈逵曰賈華

正義曰民逃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

韋昭曰冀重耳

芮晉大夫

屈潰

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

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

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

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

○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

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

翟桑

地恐非也

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

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

○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

驪姬弟生悼子

○索隱曰左傳作卓子

音耻角反弟女弟也

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

葵丘

○正義曰在曹州考

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

晉世家

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侈遠略諸侯弗平若

弟母會

○索隱曰弟但也

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

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

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

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

生者不慚爲之驗

○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

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

君命而死不爲之羞也

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

爲相主國政

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

公子之徒作亂

○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

謂荀息曰三怨

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

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

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

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

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

荀息死之君子曰

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杜預曰詩

大雅言此言之使難治甚於白珪

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

杜預曰

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拆有似齒牙仲有縱畫以象讒言

之爲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

害也

杜預曰

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

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鄭使晉岸迎夷吾公

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

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鄭使晉岸迎夷吾公

命

正義曰真音佩

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

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

吾欲往呂省

正義曰省音荀杜預云姓瑕呂名節生字子金

郤成子即冀芮

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

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不鄭以真察之田七十萬今此不

亦踰畧也

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

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

賈逵曰周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

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葬昭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興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兆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

晋世家

亦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葬也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箕芮實爲不從杜預曰三子晋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曰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邪鄭責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爲王紳士禮晉惠公惠公禮倨也事見僖十一年韋昭曰謂受玉情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邪。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若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喪家大夫以喪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號射。射惠公舅。往。天以晉賜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常昭曰：深入境一。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秦。賜。秦弗知取而貸我。今之韓城。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二十里。今之韓城。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二十里。今之韓城。是惠公馬驚不行。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大夫也。號射爲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迎也。號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襄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渾沌臨晉縣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

晉世家

王義司鄭去之鷺狼之

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明夷曰：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澠澗夏陽北。二十一里。今之韓城。是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二十里。今之韓城。是惠公馬驚不行。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大夫也。號射爲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迎也。號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襄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渾沌臨晉縣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

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

呂省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

正義曰若東公也親

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不憚立子圉也

戎狄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

其君子則愛君

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

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

正義曰餽音匱一羊一豕為一年牛十一月

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

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

太子圉質秦

正義曰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

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

圉女爲妾

賈逵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

晉書家

功治城溝

賈逵曰溝塹也

民力罷

正義音皮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

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

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

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

亡歸秦

子以下自稱婢子

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

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

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

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

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士者與期期

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

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寧郤之黨，正義曰：樂枝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官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布人也。披重耳踰垣，官者逐斬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

晉世家

人至狄，狄伐咎如。音達曰：赤狄之別號姓。○索隱曰：咎如，高鄒誕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儻。正義曰：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焉。索隱曰：左傳云：伐牆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儻。叔劉則叔子也。乃不同也。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使官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主，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

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社預云言將死入

十四

木也不復成嫁也

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

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

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

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

進之重耳怒趙襄子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

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

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堅刃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

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襄子犯

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

乃殺侍者賈逵曰憚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

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

徐廣曰一云人生

不能去齊

晉世家

襄子

方子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僂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脣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

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立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主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舍遇三舍三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

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父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居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襄歌黍苗詩常昭曰詩云召召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襄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

襄子可以為誓

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樂御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襄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正義曰呂甥郤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

晉世家

襄子令狐故城在蒲州縣西十五里

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華昭柳晉地名曰廬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荀卿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字○

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群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官者覆鞬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官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

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

推亦不言祿祿亦不爻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卜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文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頽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上晉地杜
賈逵曰錦南有地名綿上
豫曰西河介休縣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

從亡賤臣壘叔杜預曰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道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杜預曰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歛者此受次賞二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

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杜預曰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

晋世家

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年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杜預曰報宋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穀杜預曰郤穀昌之孫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杜預曰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杜預曰郤穀將下軍杜預曰郤臻佐之使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正義曰犨昌由反又音受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

水縣西北有原城

于歛孟

社預曰衛地也

衛侯請盟

晉人不許

衛侯欲與楚國

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

徐廣曰

晉侯居襄牛

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

守衛楚救衛不卒

一作勝

晉侯圍曹

三月丙午晉師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釐召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

又

也令軍母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

索隱曰秦之德

楚圍宋宋復告急晉

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

嘗有德於晉患之

索隱曰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

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先軫曰執曹伯

分曹衛地以與宋

楚急

曹衛其勢宜釋宋

索隱曰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

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

杜預曰執猶塞也

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

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

王

晉世家

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

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葛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

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

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

告晉

賈逵曰宛春大夫

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

主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

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

一謂釋宋圍二謂

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

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

執宛春以怒楚

韋昭曰楚令必戰

既戰而後圖之

杜預曰須勝真決乃定計

也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楚得臣怒子玉即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

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

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

賈逵曰衛地也○宋公成公

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惄也

己巳與楚兵合戰

楚兵敗得臣收餘

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

杜預曰衡雍鄭地作王宮于

踐土

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

據此又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然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

月丁未獻楚俘於周

正義曰荐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

服虔

介駟馬被甲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

服虔曰王

賜大輅形弓矢百旅弓矢千

賈逵曰大輅金輅形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形徒冬反茲音盧秬鬯一卣

賈逵曰秬黑黍鬯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珪瓚香酒也所以降神

晉世家

尚器名諸侯賈逵曰天子

珪瓚然後寫鬯虎賁三百人

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

後稽首受之首首至地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

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

獻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

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乘角何習迷而

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爲七代仇至重耳爲十一代

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

爲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

天子命晉同此

一辭尤爲非也

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

命于文武

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其王命德流子孫

恤朕身繼予一人求

孔安國曰文王武能詳慎顯用明

其在位

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

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
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度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

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

晉世家

前段士在河南此段士在河西兩代
名同者
段襄公溫地不_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溫天王狩於河陽于

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訛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溫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

孔子讀史記

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

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

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

脂庚日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

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

索隱曰左傳晉

擊將右行與此異

先蔑將左行

杜預曰三行無佐歸大夫帥也

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

七年晉文公秦繆

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

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也。」謂燭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揚孫三大夫戍鄭也。

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比，明之管若，僭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襄公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

晉世家

公墨衰絰。賈逵曰：墨變凶，杜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孫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邵陽北。

云：五年，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度河，史文顛倒耳。封殺汪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封殺

此義四谷季子犯杜預曰申季
齊臣之世本末小猶僕也

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襄成子襄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襄達曰樂貞子亦技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煥代趙襄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賤慶曰晉國數有患難欲

章始天賈季子太夫狐偃之子
射姑之食采於賈字季若他
世奉為小孤射姑也

會寧李齊卿畫之孫成伯
次之子李武子之僕某於隨
危改曰隨會大父危會大父十
會又云范子

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襄成子樂貞子咎季子犯
霍伯皆卒。襄達曰：樂貞子，亦枝也。霍伯先且君也。趙荀代趙襄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荀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懷羸也。二君
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荀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辰羸也。其子何寢之有？襄達曰：寢，威也。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正義曰：辟，厄也。反言樂辟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荀

晉世

殲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東他爲太師陽處父爲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羸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宣子之耳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王肅曰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杜預曰在言猶在耳杜預曰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杜預曰狼竄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春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

曰鄭地宋陽卷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

亦取晉之都

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都六年秦康公伐晉

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

六年秦康公伐晉取

羈焉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

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

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

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

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閼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

索隱是也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郤缺于邾

不克乃還而周公閼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

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郤缺是年葬莊王

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

是年葬莊王

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

曹世家

賦欽之厚欽重

斂以膠牆

賈逵曰

膠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脰熊

蹯不熟

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脰音而蹯音樊

靈公怒殺宰夫使婦

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

趙盾

賈逵曰鉏麑晉力士

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

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

杜預曰趙初

盾常田首山

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

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昧明

也

索隱曰鄒誕生音示昧爲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

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爲時後反則祁提二字同

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祇皆作示字鄒爲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爲祁也昧音米移反以昧爲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也其示昧明是疾瘞者也昧明閭而死

一人非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官三年

服虔曰官

厚欽重

官學士也未可知母之存不願遺母肴之益與之飯肉已而

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

巨觴三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

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赦何休曰犬四尺曰

用反又作嗾又作就同素后反明爲盾搏殺狗索隱曰微足

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

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問

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

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

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

晉世家

不附故爲弑易宋惠公以政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

弑其君以視於朝杜預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宣子良大夫也

爲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爲法受惡也○正義曰爲于偽反惜也出疆

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不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

臂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

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

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

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赤謂赤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絳市蓋彼謀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

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毫陳畏楚不_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荀隱曰桓子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禦書先縠韓厥鑿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罌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

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宋晉大夫服虔曰解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爲救宋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今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接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屢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致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

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執政九年。

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

年春。齊伐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

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鄆誕及別本作脩字。脩當作鄭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即脩也。字變耳。地

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

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鞍。傷困。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贊。

索隱曰。傳

齊使曰。蕭桐姪

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

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

賈逵曰。邢晉邑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

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

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

鞶。朔。趙穿。荀驥。趙括。趙旃。皆爲卿。

索隱曰。雖音佳謐。君子也。智鑒自

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

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張良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

伯宗以爲不足怪也。

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

十六年。楚將子

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

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

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襄趙

荀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

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

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

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

秦

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

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

謂郤犨郤至

伯宗以好

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

盟晉怒繫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

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

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

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

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偃

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

晉世家

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繫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

楚左傳曰亦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乃使人問謝楚楚來

訴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

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繫書繫書曰其殆有矣

願公試使人之周

虞翻曰

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繫書

又使公子周見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

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

官者奪之

索隱曰宦孟張

郤至射殺官者公怒曰季子欺予

杜預曰公反以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鍇欲攻公曰我雖

爲郤至奪家也

郤至

也

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鍇欲攻公曰我雖

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

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

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曰不

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

曰人將忍君

謂書偃

人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

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

乙卯厲公游匠驪氏

賈逵曰匠驪氏晉

外嬖大夫在翼者樂書中行偃以

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

徐廣曰

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書中行

偃弑厲公葬之

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以一乘車

杜預曰言不

以君禮葬也

晉世家

諸侯葬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鑒迎公子周來

車七乘

葬

厲

公

囚

六

日

死

死

十

日

庚

午

智

鑒

迎

公

子

周

來

至

絳

刑

雞

與

大

夫

盟

而

立

之

是

爲

悼

公

辛巳

朝

武

宮

二

月

乙酉

即

位

悼

公

周

者

其

大

父

捷

晉

襄

公

少

子

也

不

得

立

號

爲

桓

叔

最

愛

桓

叔

生

惠

伯

談

談

生

悼

公

周

周

之

立

年

十四

矣

悼

公

曰

大

父

父

皆

不

得

立

而

辟

難

於

周

之

客

死

焉

寡

人

自

以

疎

遠

母

幾

爲

君

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

今大夫

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

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

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儀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

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悼公問群臣可

吳其傳魏昭襄王行知

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崔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于郢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地關在河北八同盟于毫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操索隱曰音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憲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

晉世家

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襄公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襄公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襄公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襄公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襄氏宗逞者襄書孫也左傳逞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以乎晏子

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
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
氏爲六卿後韓趙魏爲三卿故曰三晉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
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
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
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
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
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
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
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
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邢鄆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

平義曰世本云韓不信韓宣子
孫簡子之此不信前可訓
讀後可爲人名

晉世家

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東荀偃之孫荀射
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操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
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
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
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
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
黃池之盟云趙鞅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鞅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
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之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
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
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
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云二十八年

氏與三晉故云四卿

如三十

三十一

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系本亦云：昭公生札。桓公子雍生忌。生懿公。驕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弔。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一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爲衰弱故反朝。韓趙獨有絳曲沃。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子作衰。獨有絳曲沃。

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立其弟止也。

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

烈公十九年。周

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

公頃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頃欣。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

孝公九年。魏

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

公頃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頃欣。紀年以公於屯。已後更無晉事。

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

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皆不同也。靜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靜公

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立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志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旣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旣削河汾是荒文侯雖嗣未知本末祚傾桓莊曲沃日彊太子懼殃重耳致霸獻公昏惑靈旣喪德厲亦無防曰卿侵侮

晉世家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因字紀聞。楚世宗高陽生，稱之。生重黎。重黎生燭陰。燭陰生火正。火正能火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云：「楚頤頤，燭陰命南。」正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特之言。高辛有以重黎是燭陰命。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黎實祝融。重為南岳。而楚世宗因以重黎為祝融。謂之世家。

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尸葬焉。禹重黎後復居火正。禹為祝融。鄭譜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差四黎聚。之後復居黎職。故奉之。黎人尤傳重黎子是燭陰項高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言以是而爲重黎。舜譜

子也。高陽生稱。正義曰：足證反。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

聖朝常
謂頤取于
而楚先之也
本充童最
根水之謂
之福是生
重黎及矣
也。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焦周曰：老童即卷章。

○索隱曰：重

徐廣曰：少

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

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

氏之少

昊氏之後非

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

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

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

之

當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

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

舜譜

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

也。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于

舜譜

少昊氏之後重自為木正。

也。</

是生六子，卒而不毓。三年啓其右脣，三日出焉。

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發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己背堦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脣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其長一曰昆吾，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嬃。」○虞翻曰：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宋忠曰：「昆吾是濮陽城中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二里。」臺在縣西三百步，即昆吾墟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正義曰：彭祖者，彭城是也。○索隱曰：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正義曰：本云：「三曰燭陰，是爲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蒞燭陰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鄆國。」爲鄭武公所滅。○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爲芊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姓。季連者，楚是也。宋忠曰：「季連名也。」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沮音才，叙反。」附沮生兜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

楚世家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領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车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丈熊艾生熊黷索隱曰一作熙音士感反黠音與但與亶同字亦作亶也熊黠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爲後索隱曰鄒誕本作熊錫又作燭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舒縣古之西郢是楚城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張鎧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袒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縣也中子紅爲鄂王九卅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贊楚文王自冊陽徙都之從下文熊贊紅讀古史考及鄂氏劉氏等無音襄紅悲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之神也作就○正義曰即上郢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母康徐廣曰即熊渠之長子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索隱曰如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廷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弑而自立

楚世家

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期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試也○正義曰蕉周言摯有疾此言殺未詳宋均注樂律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於夔

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

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

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

索隱曰堪一作湛

少子季徇

索隱曰徇音旬俊反

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

叔堪亡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

劉伯

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僕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

而少弟季徇立

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

徇卒子熊鄂立

索隱曰鄂亦作噩音

熊鄂九年卒子熊儀立是

楚世家

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

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

敖

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菌又作欽

霄敖六年卒子熊眜立

徐廣曰眜音舜

○索

隱曰按玉篇匱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眜冒也

劉氏有舜音非也

是

爲蚡冒

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墮冒音士北反或士報反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

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

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

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

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大宰華督弑其君殇公三十五年楚伐隨

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不得為父

因字作熊達世家作熊通

茅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元年

義曰邾達是爲楚武王元年

記邾達是爲楚武王元年

不得為父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

州新息隨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隨曰我無罪楚曰
羅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

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

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

不聽還報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

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

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

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

楚爲王楚怒以隨皆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皇覽曰楚

武王冢在汝南郡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
本漢永平中葛陵城比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

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
欲發之輒頽壞墮壓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陂

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
有葛陂鄉即賈長旁投竹成龍之陂因爲鄉名也子文

楚世家

王熊蕡立始都郢

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國都於郢

年伐申過鄧

正義曰桔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太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

文王二

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

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

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汝北七十里古蔡國也

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

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轄立

史記音隱云史記古艱字

是爲杜敖

索隱曰杜作莊側狀反頻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

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

賜旃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

楚地在頓川召陵縣南有

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是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

禦之

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桓楚族也

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

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

地理志汝南弋

地名曰頓川

正義曰頓川召陵縣南有

許昌縣故

許國也

故

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

索隱曰汝南弋

地名曰頓川

正義曰頓川召陵縣南有

六年滅英

徐廣曰

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

不知改名時也

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

不知改名時也

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蓼國也

不知改名時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

正義曰音

楚王怒曰召我我將

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

正義曰音于宋地也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

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

正義曰音

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

楚世家

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

杜預曰濟北穀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

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縣吳也○索隱曰夔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

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讐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傳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正義曰芊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能事之。子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杜預曰：熊掌難熟，異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

楚世家

因學紀聞。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謀曰：願舉春秋審應。先君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嬖妾，其子伍舉之在康王時，嬖妾生之孫，夏侯春秋審應。先君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嬖妾，其子伍舉之在康王時，嬖妾生之孫，夏侯春秋審應。新序云：慶然則伍舉舉之。

皇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盧江。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倡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藏其意曰：有鳥在於草三年不薺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薺，薺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嬖人供奉其子伍舉之在康王時。康王生之孫，夏侯春秋審應。先君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嬖妾，其子伍舉之在康王時，嬖妾生之孫，夏侯春秋審應。新序云：慶然則伍舉舉之。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正義曰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觀兵於周郊。陳兵示威。

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

大輕重。

杜預曰：杜預曰：天下所欲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鈎之喙。

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鈎喙，鈎口尖有

折者足以爲鼎。足以爲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主其志

言鼎易得也。

言楚國戟之鈎口尖有

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

服虔曰：使九牧貢金鑄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鼎象物。

賈逵曰：象所圖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

年。辟也。祀年也。商曰：祀王猶言年也。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

杜預曰：可後昔成

王定鼎于郏鄏。

杜預曰：鄭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鄭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

周書鄭箇北山名音甲。謂田厚鄖故以名焉。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楚世家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
相若敖氏子左傳曰：越椒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
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東有舒城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賈逵曰：鄭城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示服爲臣隸也。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

及敵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

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志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

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

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庭入盟子良出潘庭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士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士也士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

楚世家

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貞立索隱曰貞音雲左傳作廢是爲鄭子比子皆棄疾鄭敖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皆棄疾鄭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爲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於鄭伍舉問曰誰爲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郊謂之郊弑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比奔晉而圍立是爲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更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辟重從禮子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子

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鈎臺之

饗

杜預曰河南陽翟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

縣南有鈎臺陂

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

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

賈逵曰岐山之陽

康王有豐宮之朝

服

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

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穆王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

曰用桓公

杜預曰用會時召陵之禮也

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緝叛

之緝國名也

賈逵曰仍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

杜預曰黎東夷室中獄也

君其慎終七月

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

杜預曰太室中獄也

君其慎終七月

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

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

楚世家

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君憂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

封反曰莫如楚共庶子圉

弑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

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

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

下令內亡

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

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

左傳等圍徐

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

折父對曰其予君主哉

賈逵曰折父姓大

徐廣曰此是右尹子韋之詞史蓋誤也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萋

案服虔曰韋草露其蔓藍藍然也

涉山林

服虔曰草行

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

王事

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齊王舅也

服虔曰齊呂伋成王

之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

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

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

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

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

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

韋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折父善言

古事焉

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折父謂子韋昭曰吾子趙國之皇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

謾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韋之辭大史公云折父誤也折父時爲王讎見子韋對故數也

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折父善言

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折父謂子韋昭曰吾子趙國之皇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

楚世家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謬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觀音官起名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爲索隱曰古之望也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爲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本預曰賴州邵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鄧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四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爲王公子子皆爲令尹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索隱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呂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平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虔曰聽國人欲爲誰

尹子革

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

大福不棄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郢

服虔曰楚別都也

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郢也左傳云王沿夏

將欲入郢是也括地志云郢水源出襄州義青縣西界

訛仗山水經云蠻水即郢水是也

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

銷人常昭曰今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

曰新王下法有敢饑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音支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

楚世家

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

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

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

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

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

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

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

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

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

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

將殺君司馬將至矣

杜預曰馬謂棄疾

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

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

平王幼抱其上而拜故立

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訴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司馬睿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賈逵其王妾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杜預云太室祖廟也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璧一邊杜預曰過其上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楚世家

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湏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棄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族子比游皆非達人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親族在楚無黨而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終身羈

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妾動取國故謂無謀

答在於晉是無民

亡

無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王虐而

不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士

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

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

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莘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

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

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

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

賈逵曰

齊桓出奔莒自莒北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爲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

楚世家

復本音

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賈逵曰子餘趙衰

有魏犨賈

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賈逵曰齊以文妻宋贈之馬楚享

以九獻秦送内之有驪郤孤先以爲內主

賈逵曰四姓晉大夫

郤穀突先軫也立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服虔曰皆弃民不恤

民從而與之

正義曰以惠懷弃民故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

故文公有國不亦

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不送歸葬楚不

正義曰左傳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

云獲神一也

云

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

五難誰能害之

杜預云獲神當塗乘也有民民信也令

德無苟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弃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

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

爲太子建娶婦

正義曰左傳云

子建杜預云耶蔡邑也耶古覓反

婦好來未至無忌

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是時伍奢爲太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十五里即杜預云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頓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縣此二名別耳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

楚世家

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

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脩以自固也初吳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邑近鍾離也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索隱曰去年已拔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楚世家

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
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
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
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正義曰走音奏鄭音云若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鄭國城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之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
平王殺之會求無厭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若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昭王往
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
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圖王自以爲王謂隨
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

楚世家

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
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
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連曰楚地也會吳王弟夫槩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
閼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槩夫槩敗奔楚楚封之堂
谿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也號爲堂谿氏楚昭王
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正義曰若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世本云唐鄉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
都正義曰片寒反又音婆若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屬九江郡漢爲鄱陽縣也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都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

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頓曰南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正義曰二十一

滅胡

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郾城縣界

二十一

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杜預曰卜而河爲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祀其國中山川爲望正義曰按江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

楚世家

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主卒臣豈敢忘君主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備師閉塗按備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爲昭王薨於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迎越女之子章立之張良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

兵歸葬昭

是

說非

是

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

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郢賈案勝度南有白亭○正義曰巢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里襄信本漢鄖縣之地後漢分鄖置襄信縣在今襄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爲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也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一年

樊世家

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年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正義曰中音仲反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莒地志云密州莒縣故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謚法云不庄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曰年表三年歸荀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謀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

張良爲了者偽言五
聖故偽設此辭也

齊必遂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
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
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
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
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臍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必不便於王矣楚
王因弗遂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
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懷王元年張
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
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八邑今亦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

負秦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爲扞關以距之之口○索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魯陽縣也古魯山爲名也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是爲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疆而三
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
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
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威王
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

襄子音官後同楚國之官
全尹最高昭陽以為全尹者高
人所寬在首冠之不可更加

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臣故以國爲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索隱曰冠音官以加矣索隱曰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

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蒲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正義曰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閨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閨之廝

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

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

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

如是

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

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

楚世家

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其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立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

秦戰舟陽

索隱曰：此冊陽在漢中。

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

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

郡，楚懷王大怒。

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

正義曰：藍田，在雍州。

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

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臣善其左右，斬尚，斬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白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

裴世家

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按下文始言二十六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

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
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
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
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
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
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
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
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
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
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

群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索隱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
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
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
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
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
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
不然秦攻三川正義曰洛州也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
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
秦以河山爲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厚
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正義曰莫葛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
反後同

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
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
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懷王之二
年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
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
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
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
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
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閼楚太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
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

楚世家

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
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
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
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
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
界故爲婚姻正義曰妻父曰十年父曰姻所從相親父
母曰王兩婿相謂曰姪

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
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
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
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弁諸侯之心懷
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

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索隱曰：右扶風謂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節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

楚世家

正義曰：楚之下國，最在東方。天下東國即楚淮北。

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折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折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案地理志弘農有折縣。一名丑瀆，置折之，因折水爲名也。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使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

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關。正義曰。若地志云。伊門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王與秦昭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鶻鴈羅鷺也。徐廣曰。龍野鳥也。○索隱曰。鶻音其小鷺也。又鄒誕鷺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 小矢之發也。

楚世家

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主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鵠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鳩有青首者。 鄭費鄧邳者。羅鷺也。索隱曰。貢音被。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 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夕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猶昔也。 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索隱曰。還音患。遼也。 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射音石。○正義曰。圉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鄭。則復達射雍丘圉城之東。便解散魏左。時宋州而外。擊曹。

舊前人
精卷之

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解魏左肘索隱曰解則宋方與兩郡並舉音紀員反而外擊定

史四十

二十七

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縝繳蘭臺徐廣

曰縝縈也音爭蘭一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縝屈也江汚之間謂之縈收繩索縝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齊擊鄭國大梁已了乃收弋弋織於蘭臺桓山之別名也

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下

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搭新繳

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搭音波索隱曰搭作磻音播傳音附射囁鳥於東海還蓋

長城以爲防徐廣曰囁一作獨還音宦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囁音晝謂天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達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達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爲防也徐以蓋爲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鄉臺入海齊記云齊軍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

增世家

楚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崗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鄉

鄒臺入海薊代訖云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也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於莒姑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湧丘徐廣曰正義曰括地志云湧丘丘名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

國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於莒姑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湧丘徐廣曰正義曰括地志云湧丘丘名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

索隱曰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爲午道蓋亦未詳其處○正義曰劉伯莊云齊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墨顧據午道

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

而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無所滯礙也言燕既復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反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

政和同而收關東既不待約可成義示作翹音支路三國布牋徐廣曰音翹一作厲○索

國共布牋言和同之楚魏和同而收關東既不待約可成

索隱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病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折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鎔新繳涉鄖塞徐廣曰或以爲真今江夏一作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慶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鄖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郢郢脅擊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脅擊俗本作鷹非垂頭中國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翼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怒與語遂言曰夫

楚世家

正義作鷹
如鷹之擊之

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殺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

言擇之與周倍於楚之

義

可圍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正義曰：楚本與齊韓和伐秦，因欲圖齊。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彊，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聲失天下，其爲城之外。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彊，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強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聲失天下，其爲

楚世家

說玉江家說玉傳器範句
此說意存耳
舊說高猶置之言迂謬而
置之任係字之

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守。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周收祭器，其猶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訛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謂九鼎也。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翻亦作覲，同音歷二。翻六翼亦謂九鼎空足。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近耳旁事具小爾雅。二十年，秦

將白起拔我西陵

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

三十

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廣曰年燒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

北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

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

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

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

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索隱曰本作完

系是爲考烈王

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

有州陵縣

納州于秦以平

徐廣曰南郡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

襄王徙官名時策歌為左徒

楚世家

鄼趙告急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

索隱曰趙地無

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爲市也○正義曰新中相

州安陽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

陽

秦兵去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

十二年秦昭王卒

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

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

正義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

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

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

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

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

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

荆軒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

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酈而殺將軍項
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
爲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真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
三郡。索隱曰斐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本
未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
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
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
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平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
華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

樊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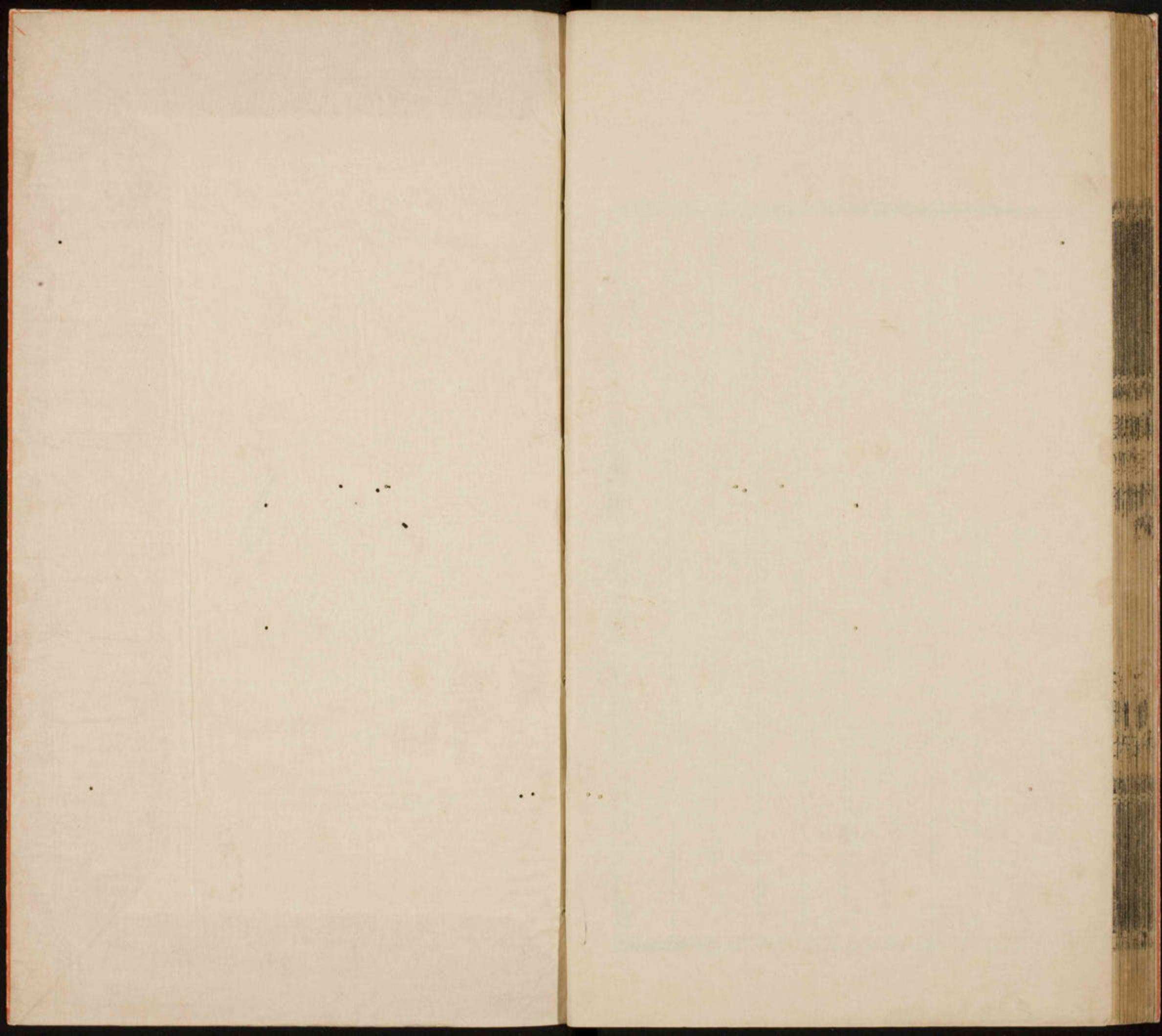
文既代申成亦赦許子圉篡嫡
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姦自怙
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
祚衰南土

樊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世家

卷之二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a red leather book cover. The cover shows significant wear and discoloration. A vertical white label is attached to the spine area, featuring a small logo or emblem at the top, followed by the numbers "110X", "557", and "34" stacked vertically.

110X
557
34